



中国铁路文艺工作团话剧团集体制作

二七风暴

人民铁道出版社

二 七 风 暴

(五幕六场话剧)

中国铁路文艺工作团话剧团集体创作

人 民 铁 道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二 七 风 暴

中国铁路文艺工作团话剧团集体创作

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霞公府17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10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人民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

(北京市建国门外七圣庙)

书号1290 开本787×1092 $\frac{1}{2}$ 印张2 $\frac{1}{8}$ 字数61千

1959年3月第1版

195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~~10,000~~册 定价(8)0.27元

2.000

幕 前 致 詞

(開幕前在紗幕內林祥謙等就義的塑像前朗誦)

觀眾同志們：三十五年前，京漢鐵路工人舉行大罷工，遭到軍閥吳佩孚血腥的屠殺，造成“二七慘案”。長辛店變成了傷心店，琉璃河眼淚流成了河。在江岸，鬥爭更加劇烈，林祥謙曾玉良等領導鐵路工人弟兄，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頑強的搏鬥，流盡了最後一滴血。英雄蓋世、氣壯山河。

這個革命的大風暴，已經過去三十五年了。今天，我們過着多么幸福的生活。但是，同志們，今天的幸福是怎樣得來的？有的同志不知道，有的逐漸忘記了。同志們，這千萬不能忘記，如果要忘記，就請大家往下看，看看我們的前輩，受了怎樣的苦難，做了怎樣的犧牲；請大家往下看，看看革命的先烈們，是怎樣忠貞不屈，英勇鬥爭的吧！

二七風暴（五幕六場話劇）

人 物

林祥謙——35岁，江岸鐵路工厂鉗工，江岸鐵路工会委員长。

陈桂貞——30岁，林祥謙的妻子，家庭妇女，略識字。

林 父——60多岁，鍋炉工。

林春高——45岁，林祥謙的堂叔，江岸鐵路工厂的工程师兼副厂长。

林元成——24岁，林祥謙的弟弟，鍋炉工。

曾玉良——35岁，江岸鐵路工厂旋床工，江岸鐵路工会糾察隊長。

曾 妻——36岁。

朱永才——26岁，江岸鐵路工厂翻砂工，工会糾察隊員。

夏慧清——24岁，朱永才的妻子。

楊庆忠——40多岁，翻砂工。

陈志鵬——45岁，木工。

吳发海——40岁，打鉄工，工会委員。

老 刘——工会委員。

老 姜——工会委員。

司 机

工人甲

老 董——卖酒老人。

項德龙——（即項英）20多岁，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武汉負責
人之一，江岸工会秘書。

張先生——大学生，学联会代表。

工联代表

杜勒克——50岁，法国人，江岸铁路工厂厂长。

仆 人

徐耀宗——36岁，翻砂工领班，人称徐大牙。

张厚生——40多岁，湖北督军肖耀南的参谋长。

马尚武——33岁，张厚生手下的参谋。

军 官

士兵甲——（老周）

士兵乙

工人群众

士兵群众

第一幕

1922年8月下旬某日下午上工前后。

在江岸铁路工厂旁边。

舞台左面是工厂圍牆。工厂大門在左后方，观众只能看到大門的上部建筑。靠圍牆有一小酒鋪，卖酒、香烟、零食。摆着些桌凳。舞台右面停着一輛待修的棚車，半个車廂隐在幕后。

幕启，老董在揩擦桌凳，整理酒具。

楊庆忠提着一包中葯，愁苦不堪，精神恍惚，从右后上方，进厂去。

不久，厂內响起斥罵声，徐耀宗在罵人：“滾！你給我滾！假期早过啦，不准上工啦！”边罵边踢，把楊庆忠赶出厂来。

徐耀宗是江岸铁路工厂領班，又兼汉口警察局督察員。工人们都叫他徐大牙。他穿一身黑香云紗衫褲，嘴里咬着有半尺长的象牙鑲金边的香烟嘴。

楊庆忠一面从厂門退出，一面不断向徐作揖求饒。

楊庆忠：我实在沒有法子，徐爷，求求你……

徐耀宗：我越看你这样就越生气，……你是自討苦吃！多踢你几下我心里痛快！（又踢楊，追得楊在桌子边团团轉）

老董：徐爷，你行行好，饒了他吧。

徐耀宗：不能饒他！

楊庆忠：老董，你知道，我孩子病得要死，請了几天假，又沒饒买葯。……我也有病……

徐耀宗：你說这些干什么？这是你自找的。我看得起你，叫你参加傳习所，可以自由請假，每月还津貼大洋三元。你偏不，你要参加工会。

楊庆忠：徐爷，我可沒有参加工会。要有半句瞎話，天誅地灭。

徐耀宗：你沒有参加工会？可是我知道，你这药是林祥謙給你錢买的。

楊庆忠：那是林师付为人好，是他当当的錢……

徐耀宗：你不用說啦，請假过期就开除！

楊庆忠：（一下走过来向徐跪下），徐爷，你罵就罵，打就打，只求你別开除我。我受苦受罪認命啦，我要把孩子养大。……徐爷，你让我上工吧。

老董：徐爷，你賞脸，日后楊师付忘不了你的修福积德……楊师付你起来。（楊起）

徐耀宗：他这样半死不活的去上工，累死了不說，厂里也不能給他这份工錢。

楊庆忠：我拼着这条老命干。

老董：楊师付，进去吧。

楊庆忠：（把药包交董）老董，我把孩子托給曾大嫂照应，請你把这包药交个便人帶給她，让她帮我煎好叫孩子喝了。

老董：（接药包）我想孩子喝下这服药就会好的，你放心吧。

（楊庆忠摇头叹息，走进厂去）

徐耀宗：回来！（楊又回）干活要少使一点勁，你就留神，去吧！（楊下）老董，（做手势，叫打酒。老董給斟上，徐喝）这几天生意怎么样？

老董：不瞞徐爷說，工人都关不到餉，連飯都吃不飽，那有

錢喝酒？眼看这小买卖就要关门……徐爷，你喝的酒？……

徐耀宗：怎么着？我还能短了你的酒钱？……

老董：是不是，这小买卖本儿小，实在困难。我是求您徐爷先借我几个钱，周转周转……

徐耀宗：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一見我就哭穷……老子不喝了！

老董：徐爷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不是……

徐耀宗：今天的酒钱也不会少你的，一起算。（走几步又回头）这酒放着，回头我还来（进厂）。

老董：（长叹，生气，收拾酒具）这年月，干什么也活不下去。

（朱永才上。这人秉性爽直，但任性，宁死不投降。）

朱永才：来一斤。

老董：朱师付，朱耀子不叫卖给你酒。

朱永才：怕我没有钱？（脱下上身一件短褂，只剩一件汗背心）这值一斤酒钱吧？

老董：不是这意思，我是……（赶紧倒酒，朱喝）朱师付，怎么，复工还没有信儿？

朱永才：你看见徐大牙不？

老董：刚进去。你想找他？

朱永才：他不耻我活，我也不叫他活！

老董：朱师付，你可惹不了他。你不能找工会想想办法。

朱永才：哼，工会！

老董：你找徐大牙有什么用？他是你的领班，又是警察局督察员，大权在手，不叫你复工你就复不了工。

朱永才：我豁出这条命不要……

老董：那又何必，白吃眼前亏。

朱永才：咱叫他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……

老董：（听声，四顾）你别这么大声嚷。这不是闹着玩的。

朱永才：你看我不敢？

老董：这样你也占不了便宜……你怎么不找工会？

朱永才：不提工会好不好？

老董：工会怎么啦？人们不都说有工会好嗎？

朱永才：林祥谦领头办工会，工会就好不了。

老董：可人们都说林祥谦不错。……

（夏慧清匆匆上。她年轻，秀美，勤劳，刻苦。是典型的善良的中國女性。）

夏慧清：人家四处找你，你却在这里。

朱永才：找我干什么？死不了！

夏慧清：你又喝酒，又喝酒。家里吃光当光，你还喝酒！

老董：朱小子，我劝他不要喝，可是他生气。

夏慧清：林会长和曾大哥凑钱叫他做小买卖，可是他……

朱永才：你不要囉嗦了，小心我揍你！

夏慧清：（走近朱）永才，我劝你还不是为你好嗎？

朱永才：你滚开！……我是来找徐大牙的。

夏慧清：找徐大牙？……你找他？快回去吧。

朱永才：今天不等着徐大牙我不回去，我跟他拼了！

夏慧清：快回去，曾大哥在找你。

朱永才：他找我干什么？

夏慧清：說是商量你复工的事。

朱永才：你信他们那一套！

（曾玉良匆匆上。他衣着整齐，身体魁伟，臂腿结实有力。四方脸，浓眉大眼，眉宇之间有一股豪气。）

曾玉良：永才，你自己的事不着急，叫别人替你着急。

朱永才：玉良哥，你说什么呀？

曾玉良：說什麼？為了你的事，我今天又沒有上工。

朱永才：為我？

曾玉良：可不是為你，工會辦事幾時騙過你？

朱永才：哼，又是工會！

曾玉良：你的事工會要幫你解決，項德龍項先生，咱江岸工會的秘書，要和你談談。

朱永才：沒啥好談的，工會有辦法叫我复工，我就什麼都信服。用這些麻煩幹什麼？

曾玉良：辦事不能光圖痛快，我也想跟法國廠長痛痛快快幹一場。可是項德龍說要按着工會的章程走。

朱永才：按工會的章程走？為一點點小事，徐大牙就把我開革了，到現在一個多月，工會為什麼不叫我复工？哼！按工會的章程走，我算不指望工會，我找徐大牙！

曾玉良：你不相信工會就是不相信我曾玉良！永才，自從工會成立，就勸工人要家庭和睦，要戒賭戒酒，要互助團結，你倒好，什麼都照舊，你對得起誰？走，我和你談件事。（與朱入車廂。）

老董：（追上）把這件褂子穿上。

朱永才：（對妻）你替我付了酒錢。

夏慧清：大伯，他喝了多少酒？

老董：就一斤。

夏慧清：（要脫身上的衣服）把這放在這裡，以後我有了錢……

老董：朱嬖子，我老董人窮志不窮，你這樣，明明是看不起我。

夏慧清：好吧，等我有錢就還你。

老董：一斤酒算什麼，我送給朱師傅喝了。（夏要走）朱嬖子，這是楊慶忠楊師傅的藥，你給他帶回去。

夏慧清：楊大叔呢？

老 董：（指指厂内，对夏耳語，告訴她剛才被徐耀宗打了一頓）他叫把葯帶給曾大嫂，煎好給他孩子喝了。

夏慧清：好，曾大嫂要沒空，我回去替他煎。（正要下，徐耀宗上）

徐耀宗：慧清大嫂，（走近）这几天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
夏慧清：你有什么事你就說吧。

徐耀宗：我問你日子过得怎么样？

夏慧清：你把我丈夫开革了，还問我？！

徐耀宗：知道你丈夫开革以后生活困难，所以才找你，想帮助你……

夏慧清：那你就叫永才复工。

徐耀宗：复工不复工，是法国厂长作主。再說，我不喜欢你丈夫，也不能叫他复工。可是我喜欢你，我倒很願意帮助你。（笑）

夏慧清：（听明白了，厉声）你胡說！

徐耀宗：（出乎意外，旋又苦笑）夏慧清，你对你徐爷竟敢这样，你是什么东西！

夏慧清：你是什么东西！

老 董：（劝夏）不能对徐爷这样。

夏慧清：我活都不想活了，我怕什么？

徐耀宗：你不想活那还不容易！（旋又和緩，假笑）其实，你不要这样不客气，老董知道，你徐爷不是好惹的。

老 董：是啊，徐爷不是好惹的。

（夏不語，徐走近一步，俯近她，柔和地）

徐耀宗：来，你有什么为难之事，有什么苦惱，咱俩坐下来說說知心話。（拉夏）

夏慧清：（突然一摔手）你再不要脸，我可要喊永才啦。

徐耀宗：你喊永才我就害怕啦？（仍逼夏，夏向車廂走）

(曾玉良和朱永才从車廂出，夏一下扑到丈夫怀里)

曾玉良：(面对徐)你要干什么？

徐耀宗：你管我要干什么？

曾玉良：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也敢胡作非为！（逼近一步）

徐耀宗：(后退一步)曾玉良，这怎么是胡作非为？我是要救济她的困难，我也要去找你。你今天怎么随随便便不上工？

曾玉良：我不上工扣我工錢，你管不着。

徐耀宗：管不着？随便不上工就开除。

曾玉良：敢！我請过假。

徐耀宗：曾玉良我告訴你，你少跟林祥謙他們搞什么工会不工会的，吳大帥和肖督軍并不喜欢你們的工会！

曾玉良：誰跟你說这些，我問你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
徐耀宗：我正要去找你。

曾玉良：我問你，你在这里到底是干什么？

夏慧清：他不是人，是禽兽！

朱永才：(放开妻，从腰間拔出短刀，嘎的一声投立在桌上)
徐耀宗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

徐耀宗：(吓的后退，掏出手枪)朱永才，你敢造反！（朱拔刀追上）

曾玉良：(搶到朱前面，迎着徐)你以为你有枪老子們就怕你啦？！（一步步逼近徐，朱也跟上。徐拿着枪一步步向后退。）今天要活剗了你！（徐逃下）

(厂內突然响起急驟的鐘声)

吳发海：(从厂里边喊边上)多来人哪！多来人哪！

(見曾等)老曾，你們在这里，快来，楊师付摔坏啦。

曾玉良：誰？

吳发海：楊庆忠楊师付，摔伤啦。

曾玉良：唉，怎么就摔啦？

吳发海：从高梯子上摔了下来。快来吧，要立刻送医院。

（吳、曾入厂，朱也随入）

（夏和董都呆立着向厂内望。静场片刻）

（林元成带項德龙上。林元成是林群謙的弟弟，二十三四岁，在汉口另一个厂里当鍋炉工。单纯，热情，一双大眼睛閃亮閃亮。項德龙是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武汉負責人之一，江岸铁路工会秘書。二十多岁，知識化的織布工人。圓圓的脸，推着平头，胖胖的，个子不高，穿灰布制服，黑布鞋。艰苦朴素，說話响亮，清晰，态度和藹可亲，是初期工人运动优秀的领导者。）

林元成：朱嫂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
夏慧清：你有什么事？

林元成：为了朱师付的事，我带項先生来找我大哥。

夏慧清：楊庆忠大叔摔伤了，大家都到厂里去了。

項德龙：（和元成急奔厂門口）元成，你快进去看看，告訴你大哥，說我在这里等他。（元成入厂）朱嫂子，楊师付怎么摔的？

夏慧清：他本来有病，咬着牙来上工，听說从梯子上摔了下来！

曾 妻：（急急上）楊师付的儿子祥宝死啦，我来叫楊师付。

夏慧清：怎么，他孩子死啦？

曾 妻：死啦！

夏慧清：（哭声）天啊，楊师付摔坏了，他还叫給他孩子煎药呢！（掩面大哭）

曾 妻：怎么楊师付他……

(厂門内人声、脚步声嘈杂，吳、曾、朱、陈志鵬和众工人抬着受伤的楊庆忠上，前后左右还圍着許多工人。)

楊庆忠：(低沉)停下，停下。

吳发海：歇一歇，楊师付叫停下。(众停下)楊师付，你說什么？抬得不平嗎？

楊庆忠：我的孩子，我的祥儿沒人照应……

吳发海：他还想他生病的孩子呢。

夏慧清：(走近楊)楊大叔，祥宝兄弟有我照应……

楊庆忠：朱嬌子是你啊，我把祥儿托靠給你了，不要告訴他說我受伤啊。

吳发海：不告訴他，大家会照应他的，你放心吧。——走。

(众又抬起，下。夏和曾妻随下)

曾玉良：等一等，林大哥要拿錢来。(也下)

(林祥謙拿了錢从厂内急上。)

(林祥謙是鉗工，江岸鐵路工会委員長，35岁。中等身材，前額突出，眉心微凹。两眼极有精神，温和而严肃。为人誠摯正直，为真理，为朋友，为別人，可以牺牲一切)

吳发海：(在幕后)啊呀，楊师付的脸色不对啊。

众：(在幕后)楊师付，楊师付……

朱永才：(在幕后)这不是死了嗎？！

(林祥謙走到台口，聞声，站定。)

夏慧清：(在幕后)楊大叔！(大放悲声)(靜場片刻)

曾玉良：(上，对林)死啦！(众陸續上)

陈志鵬：死啦，剛才还干活，现在就死啦！(声泪俱下)

吳发海：不能白白饒了他們，这是徐大牙逼死的！

曾玉良：徐大牙是法国厂长的狗腿子，是法国厂长逼死的！

工人甲：打倒法国厂长！

工人乙：咱們都豁出命去干啦！

工人丙：咱們罢工！

林祥謙：弟兄們，楊师付是他們逼死的。工会要向厂方交涉，要厂方負責楊师付的后事，要他們負責一切。但是，咱們現在不能乱来。

朱永才：別听他那一套，人都逼死啦，不报仇怎么行？

众工人：不行！不行！

林祥謙：弟兄們，听我說，去年年底汉口人力車工人罢工，得到了完全胜利。因为他們有組織有准备，团结成一个人。現在咱們还没有組織好，沒有准备好，沒有团结好。

朱永才：沒有团结好怨誰呀？怨他！——怨林祥謙！誰不知道？江岸工厂的付厂长林春高，是林祥謙的堂叔。林祥謙明里是工会会长，暗里是福建帮的头領。我朱永才为什么复不了工？就因为我是湖北人。我要是福建人，早就复工啦！

工人甲：他們不罢工咱們湖北人罢工！

老 姜：大家不能这样鬧，这不是叫資本家，狗腿子看咱們工人的笑話嗎？我是工会委員，我是湖北人，我可以告訴大家，林会长和大伙沒有一天不在替朱永才想办法复工。徐大牙也是湖北人，可是朱永才是他开除的，楊庆忠是他逼死的！

吳发海：我是安徽人，有人說还有个安徽帮，可是我什么帮也不是，我是工会帮，我就拥护工会。我亲眼看見，楊师付孩子吃的药，是林会长当当的錢买的，朱师付說話要憑良心哪。

曾玉良：現在人都死啦，大家还鬧意見，对得起誰啊？！

林祥謙：弟兄們，為朱永才复工的事，工會幾次三番跟法國廠長去交涉。因為工會的力量，法國廠長才不得不答應朱永才复工。（掏出紙條）你們看，這是他批准复工的條子，朱師傅，給你！

（眾注視，靜場）

朱永才：（走到林面前）林會長，我！……

項德龍：工人弟兄們，楊師傅是被人家逼死的。每個工人弟兄都是心連心，誰死了不心疼？楊師傅今天死得太慘了！楊師傅的兒子也死啦。親愛的弟兄們，不論楊師傅和他的孩子，也不論別的累死、餓死、慘死的工人弟兄，都是軍閥和資本家逼死的。如今的世界，無錢的人多，有錢的人少，如今是一個有錢的人壓迫幾個無錢的人。但是無錢的人不願受他的壓迫，起來反抗，起來罷工，這就叫做階級鬥爭。弟兄們，罷工是反抗壓迫的武器。罷工好不好呢？罷工好極了。不過，罷工要靠團結，所以團結又是罷工的武器。團結不好，罷工是不能勝利的。好幾十年前，有一位老先生叫馬克思，就提出一句口號，叫做“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”。後來在俄國，又出了一位列寧。他是馬克思的高足弟子，他在俄國領導了階級鬥爭，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，把資本家的工廠交給工人。現在俄國的工人階級，執掌着國家大權。咱們就是要學俄國，要學列寧。

眾 人：（驚訝，低聲）俄國？列寧？

項德龍：弟兄們，現在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，要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：長辛店罷工勝利了。

眾 人：什麼？項先生你說什麼？

項德龍：長辛店大罷工，已經得到完全的勝利。鐵路局長趙